東牟集

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東牟集卷十三

宋 王洋 撰

趙郎傳道經解序

堯命若征敷敘九族思書其妻以為宗社嘉薦於是箝以大義聯以大訓表以大龍所以旌升褒拔罔不備盡竊居思神之書若曰宗室王室之翳也翳不蔽者風或戾之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漢封同姓以張大牙是不

保翳而懼戾乎且無鑒於漢氏姑監於有唐彼三百年中有能以文章先多士政術出治表皷行人間以取相位者數以八九凡我同姓誰云不如而視彼為不可及也耶爰自中原以來淬厲頭角抗飾器度以致顯用者甚衆内則執筆札趨奉甘泉外則擁旌旄藩輔京師以十數而未止也斯非聖神之妙化帝室之光華者哉先是温州刺史開國天水郡公宗室元老潛心古學不事浮競精微莊靖洞入神骨方建中之初元獻論語說上

有王事之契紹興戊辰子攸官盱江為戎帥遣人走上饒之弋陽屬某為之序某何幸挂名經端以同此不沒也竊嘗聞之和平之音淡泊懽愉之辭難工天水公生為帝族屬又稱尊乃能屏卻嗜好不從流俗獨師其心而古之此非天性篤好與時俱昌者邪夫以雲漢之章褒踰華袞則錦繡之美朱黃之文有足以為公悅目之嫌者乎探闕里之遺思鈎羲經之奧旨則紛華盛麗驚愚駭俗有足以為公動心之具者乎師道德淵源之宗

懷慈儉不爭之寶則清房曲室金瑑玉瑠有足以為公
膚滕之安者乎舍彼取此其有識之者矣昔劉向父子
漢公族之望也博極諸書剖判藝文固儒者之規範也
若鴻寶苑祕書方士語爾得之枕中以為黃金可成此
何等事業而忍為之邪然其惓惓之義著而不忘愛君
之心老而彌篤雖自任若此亦史氏有以表著之也今
天水公以古義脩身子攸尚克似之樂善不倦考之史
法公之父子俱當得書矣其既讀公之書樂先帝訓育

之澤以至于今永觀厥成也序而記之庶幾班氏之用心焉

養源齋序

大梁李子王姬五世孫也少孤附外氏陪鼎以炊既長襟韻峻發不可禁制好為詩章掠取風月據為己用華則是矣實或疑焉閒掃一室橫几案散緗帙寤寐其中求名於予予以養源目之且告之故曰予知源之為貴乎物之最鉅宜莫若海而三王之祭河實先之不以此

源而彼委故耶夫五行者行而不留之謂也然金木之質一受其成有榮繁而朐有艷（案艷字下原脫一字）而枯不能自化人實化諸惟水之性與神為徒灝灝汗汗入有出無嘘呵薰蒸濜瀋太虛崑崙之穴脉于天衢一派萬彻周行八區寰瀛雖大乃鍾其餘物之有源不既貴乎李子聞之曰水之源則聞命矣敢問學之源安在予推而辭之曰止子歸而求焉則吾與子同學

方子曲肱齋序

銀峯方子一日扣門而問予曰我之生也我先人嘉我初則取究儒之受氏以命我名我自束髮念之求所以勝彼者未可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惸惸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今且于舊廬之西别為宴處時曲肱而枕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也有過而抵予者曰子之為道也固如是乎彼大賢者飢則具一簞之食渴則奉一瓢之飲其心殆未嘗飢渴為也飢渴者夫子之道耳今子少而文以文名長而仕以仕進日者

乘使軒過閭巷坐車中自如嫂婦下機童稚奔走人自是賜予矣何敢望回也我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叟以為何如予徐謂之曰方予無以是為病也予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乎師其態乎今有人曰吾聞塗之人可與為禹禹跳而吾趨非也躑吾足而跳之人孰謂不然則稚子皆知笑之矣予其厲先公所以授予之志從事于所謂四目視聽言動非禮弗克雖舍簞食而大烹卻瓢飲而薦醴從其所得於外而內無損焉予之肱直可也曲

可也其何異於用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踐之矣故敢因或人之辭以為告子其許之乎

葉子發珠玉集序

予少長江淮知儀真吳元常為勝士宣和甲辰歲識元常於濠梁自是歷靖康至紹興中或離或合合必相勞苦慰勉以善行撫掌道舊故意無不同元常習禪學至欲稍問靜法即笑而不答睨予而哂之予自度學不能造道辨不能折理因默不語置元常於方外而自處以

山林之樂忘羇窮之憂寺之西軒盡得登覽之美已乃履鐵爐步游黃溪自西山入鈷鉧潭伐翳蔽取小邱入袁家橋渴以石渠石澗為飲可以忘憂矣又窮而西得小石潭至則竹樹環合寂寥無人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向使子厚自輔其氣不失中和姑取溪石竹箭之觀以洗塵滓而暢幽情不為既適矣乎必欲遂窮荒虛之境探巖谷之穴至淒神寒骨而後已吾意子厚既歸嘗引馬氏妓酌酒緩歌以自慰也則向之至

清者又安在哉劒川葉子發相見于上饒其為人高明辨達踈眉哆口宜大用於世者一日過予出書軸二曰吾不仕又絶婚聘近次第前人禪學為拈古珠玉集將鋟其說以行於世噫吾病夫塵勞之人不知洗削外慮同游於至樂之域吾之書為是作也君其為我叙之予受其書讀之茫然不知所自欲綴補傳會透徹挂名書端以自耀鬻又懼子發之哂子如元常也子發又謂予曰我於吳門得菴宅焉一丘曲折天地竒奥處也近與

鷺戲如求吾文吾以句繪之愈感愈給初無留難不知在彼為無窮邪在我為無窮邪益當是時省吾心未嘗一日實也有高人皇甫君榜吾齋曰無盡藏吾之心有起焉予以為何如予徐答之曰韋子予與子昔宣和中同壇士也識子有年數矣嘗靜法格之子之貌濟矣今而果副予是望也當子之心事物實之其識所謂無盡者哉及中扃虛明內外蕩澈愈給愈全不知所以然而然既已知其天又烏證乎虛緣韋子一笑遂書以為齋

記

書鄭氏捨田記

親既沒泛者亡之思者存之存之而靡有及也曰浮屠道人心無為之場屬念清淨惟是朝夕飲食之用或有以動其心則勝念弗崇有能具是供供之俾克專意於道萬物不干其志則彼以心香勝念薰道薦供施者當獲善報仁人孝子之心固知是言非若剖劑交別可以市質而券取也然猶為之豈有它哉以謂與其委吾親

而無以為佛書有是而吾之力可以及之舍焉弗圖是真委吾親矣爰有割口分之業以奉其徒者久之浮屠人衣食其中藝治灌沃化瘠為腴闢菑為良日以贍給而施者之家支庶寖遠或不守先業視居作之產顧出其下則恚而矢之曰吾之先為是區區將燕及吾祖且大庇我後之人也今報享之狀冥不可詰而受施者顯蒙其利是舛也宜有以穀我不然盍返吾田之為得也有不吾與吾其訟取之於是僧俗相捽起而為讎吏持

其競弄而蝕之經更歲時不示決奪至兩蕩其業訟為閒田而後已其視初施之心豈不遠哉貴溪鄭氏為冡舍以守先塋俾僧宗元涖之又分田以為永業其大人有以文學取科目為郡大吏者思微圖遠懲是物也乃自言於邑一書於籍一驗於符與宗元盟而歸焉宗元亦詳審練達能副其意書邑符於石而刻之以示不可瀆者間為予道其事求書其後予聞而悲之於心有感焉噫若鄭氏之施宗元之受其果能相與崇其勝念而

無文捽之患者哉

泗洲院記

常山縣北郭門之外延緣山麓僅五六里許跨溪以石為梁北下數步有浮圖氏之居邑人號曰石佛寺訪其所從來云後唐中有販牛客夜宿溪岸聞鐃鈸鐘鼓之音及旦訊諸父老此地得無佛僧庵寮處近邪皆曰無之次夕是客復寓舊止觀沙洲上中夜光焰騰起立表以識之率同輩穿土丈餘得石佛像如泗洲洗濯置路

傍瞻禮而去後買牛獲息倍稱旋過其地葺茅設飯供
以報自後邑里禱病即瘥乞男女輒應至晉天福七年
夏大旱祈雨有感縣具狀聞州州上於朝符下許建祠
宇額為泗洲院即山砦石造堂殿請僧住持從爾顯化
一方祈求響應矣邑士賢良王公介少日讀書寺中每
旦詣石像前祈延母壽仍乞嗣息繼生四子兄弟皆以
儒學為時聞人其叔季仍登巍科致身侍從賢良公官
為祠部員外郎累贈少師得非盡誠香火靈應所佑邪

慧覺總持大師清秀住持修築精備植立功堅紹興甲子年洪水暴疾飄蕩一空特存大殿寄居貳卿魏公郎中靳公率衆布金凡講誦之堂偃息之室伊蒲之爨啟閉之户東西夾廡煥然一新壯麗而高明矣進士孫謙亨獨施財駕橋以通往來歲時士庶游行有請於石佛僧者為利不細昔唐朝大徹禪師飛錫至洞山明果寺遺錫溪下以石函貯之後有高僧月道者於九峯翠巖捨身信士萬餘衆咸集道者自高峯跳下神物護持略

無所傷道者云大衆共證豈無異事募三百餘力發大石得函啟函獲錫杖授小師有端戒令祕藏勿輕付受諸方競求不可得端一日忽名前住持僧懷智遺之會郭守建殿因為石像法具大徹師得非泗洲後身乎其符契如此院當饒歙往來支逕而為開化縣大道行旅衝衝不絕令住持清秀應接不倦得士庶之譽而戒律甚嚴遠近信嚮石佛之居異時當成方廣大剎矣余嘗過其居愛其潔雅一日造門以記為請因銓次之

贊

劉行簡墨竹贊

瀏游浮翔君之長也純直靜默君之德也滌炎懷風君之功也山澤之臞儒非君其誰如也

宣首座眞贊 宣屢不受請

請它不去求它不與陌上春風鸎啼燕語

黄龍南和尚眞贊

非南非北非語非默虎嘯龍吟雷驚電掣木落歸根水

清石出

跋

跋馮子容家藏章聖御書

章聖皇帝大禮慶成詩一章有忠賢翼賛之言乃知賜近臣之與祀事者文懿公當國故受其目焉詩無符璽意者賡歌之臣皆有别本篆雲蘂簡其復歸西清與非小臣所得知也公之五世孫預襲而藏之百有餘年罔敢失墜使後世得以想望當時文物之盛所貴於故家

遺俗者具在斯乎至於雲漢之章盈成之象臣不得而名言也

跋杜仲微隸書出師表

諸葛孔明與杜微終不盡其用吾意二人各有遺恨令杜仲微以所精隸法為諸葛公書出師表一通二杜相去千載姓名符合豈精神往來思報知遇固未泯乎雖事理冥符吾不得而知吾所知者姜維黄皓輩縱使子孫尚在不知出此矣

跋德清沈敏學先君銘

祖遠矣仁人之心欲其不亡而九原之骨不可作也然則奈何葢不死其名而已不死其名有道乎曰求必傳之手黼黻其善行刻之金石内之壙中騰其文於四方如是宜不亡也今有人焉以為未足取其上世之銘旦旦誦之遇當世能言之士又乞言以申寵之以展侈其義執未聞之耳而告之曰銘皆實語與懷金錢輸米得佳傳者異子其觀於彼人之獲豈艾也聞者曰諾乃已此

其為不死其祖不亦過甚矣哉王子以賢者過之無傷

也其人謂誰龜溪沈良能字敏學一字子卿

東牟集卷十四

宋 王洋 撰

祭文

祭程伯禹龍圖文

嗚呼天生哲人為後後學師公稟于天實允蹈之名冠多士位升進途三十六載道泰形朐眷惟前哲歐王蘇公六十六年咸以令終公之反真亦極如此豈其名儒先後同軌惟我於公實聯姻婭津亭一别音容永謝不能

魂而有靈監此誠悁

祭弋陽祝宰文

嗚呼淳德之茂天實相之中道而天云誰喪之庸以厲已公以仁民明明上天云乎不聞勤勞下邑政成在邇方謂旌書敷榮故里如何不淑一旐翩翩白叟黃童泣涕漣漣昔我見公實佐富陽垂二十年有此盡傷我病且庸公壯而豐病庸庸尚在豐壯俄空死生禍福孰能究之奠此一觴文以侑之

墓誌

楊隱君墓誌

君諱潛字彦升其先華陰弘農人惟楊氏别姓以來數千載間世為盛族迹其逋遷裔胄所至皆有異人雖黄唐姚姒有不及者大抵重於叔向貴于赤泉侯極于漢太尉今散處郡國流分派别有兆鐜而貂蟬者有儒冠而咢食者有窮經論道為一世宗仰者有隱居閒處身巖壑而名振天衢者皆華陰之族無它楊焉君世居將

樂之瀚溪蓋別自浦城之族大王父其王父其考其皆隱德不仕而其德名著於鄉社者累葉不同故直而和愿而恭其言也詡大王父之德也剛而毅縱而度力兼數夫而毫視萬物者王父之量也纘二父之志通古今之學固窮厲節不求達聞則皇考其人焉君昆弟四人在皇考為仲子天性警悟自知讀書初加弁服名譽赫然嘗自言為人後者非名爵相繼之謂顧不可墜者節也謂四知之可畏則故人之金可却矣辨三者之不惑

法者益少陜民歲迎岳神揭竿而趨曰神命取其物則雜然和之人莫敢較公適出見狀止車而招之使胥命于神曰神果有求無敢弗共久之報曰神無求也攝姦首笞而拳之其黨散走自是亦無繼者及在永寧留守以河南不治換公為河南令河南最部刺史交章薦之不果用秩滿南歸道由金陵江南使者一見喜甚曰公攜河南之政來更為我施百里之惠即檄公領饒之浮梁浮梁固劇邑也公至條分派別簡戢辨捷復以課聞

勝士與之定交觴行辯發旁採捷出探度物象咀其英
華吳中人士翕然好之先吳有遯叟和靖處士林逋自
逃空曠詩窮工奇侵泄太巧司命者殆憫其生而除其
禄俾以其饑鳴故士多病之鮮道其傳者獨幽慕之士
或儀於丹青以配前哲亦不過酌寒泉以為爵實採秋
菊以為加籩簿正具矣俎珍咼肉菹鸛臬脯不以分也
及好事者慕君不蹈聲禄即又比貌繪畫而以君為似
焉君以長身瘠色凍肩酸骨突顴曼頷星瞳霧竅且好

為青麻短製時曳曲竹謦欬林莽中步登半峯以望江
潮不知君者以君何營也人謂和靖既困宜傷其生而
悔其始死自投於司命一爲改圖以澤其腊乎今相去
數十年以精神與君而君又安樂之吾知和靖不恨矣
大抵君之德清而腴詩勁而和比之物倫松竹類也古
今談者官松而君竹舉無異辭即君之名其可辭乎為
是而稱隱君可不可也紹興乙丑十一月十三日以疾
卒于樵居樵居在博士故塋之前生居其所而死瘗于

園焉享年六十有九凡三娶二馬氏皆先君卒其後王
氏㕛君而瘞之子二人曰彖休曰彖祖孫一人女孫一
人尚幼將終謂其妻曰我既無以遺若環壁無可易錢
充葬費者可録我平生戱意具畫若干卷硯二削格觿
佩雜物若干種舉送吾所厚其人取其償以瘞我無與
爭事紋衿衾冐斂手足形可也語畢卧瞑妻就視絶矣
妻皆如言卜是年十二月某日瘞君于所定之穴焉初
博士為徐州學官君尚少得黄預魏衍淵源同升陳先

生無已堂透引句律其後學成所與以文雅相引重者甚衆今概舉數公世所共知者浚儀趙令畤德麟終安定王三衢毛滂澤民終部使者山陽李仲舒漢臣終應天少尹胥山沈晦元用今為西清學士吳興劉一止行簡為給事中陽羨蔣粲宣卿為本道安撫使東牟王伯淮景源為臨江守錢塘闕注子東為太學博士此人皆知名當世其褒拔賞裁人用聽決咸欲挽君大之而終不能也他朐儒彦士城郭邑落之秀願交于君或拒或予

不可凡目每歎視君困借為清談而已其命也歟嗚呼君之生清集其身及其死恨結於友讀其詩芳傳於世人謂君此皆自得於我而天所與君不與也寒一握薪饑一溢米塵蛙魚釜僧殘客餘此天與君者也其理迷矣雖有知者不能識也而況如予者乎君未卒數月嘗有書抵予曰我見子某文銘某人而信可傳也我死亦求君銘而傳我焉予讀之以為漫也逹命者不惡鬼事是相與為文酒戲爾投冗部中久不省録逮君之訃至

之弟也幼踔厲挺拔漸濡父祖訓義文藝事多不學而能者不善為章句學一試有司不中遂棄去靖康初淵

聖嗣位信陽方持節淅部遣君奉表闕下推恩入仕一詣曹未受事徑歸卧里中會叛卒弄兵奪囊稍無餘君既晚走淅東益自縱意讀書不悅為吏事知舊更強之不得已調長沙簿蓋受命九年矣秩滿至行在朝廷知其才留軍器所為幹官而領四方鍛工幾數千人攻煎攻煉刮磨洗削鈞石出入縱手按之以十為一引手挽

之以百為千又其間竄名趨走多右曹大官君以綠袍
吏蘄蘄其間毫纖繩治率以廉約厲以勤察曹吏斂手
久之武庫充牣器械精巧朝廷益欲用之薦君宜改秩
者凡十餘章以法未用也始務學尤好字書以為東晉
以來競貴婉媚殊失古意而六書之品有繆書蟲篆雖
古意不給趣辦獨蔡中郎工為分隸高不失本意下可
兼習俗視顔魯公郭忠恕較量奇耦以救差舛而卒不
大見力省工倍莫如是學乃潛心漢隸晝經夜晝用意

至到神艷奇出大者徑數尺動蕩耳目小者錙銖方畧粲然可悅會祕書閣成上幸視見君所書石渠二字一時從御冠冕內外貴人併目同說名聲赫然竦動一時皆意君顯用且不久會有論他事者因緣及君免所居官時嶺南使者求良吏自助君得漕司幹官紹興戊辰之冬君到官幾二年矣蠱者飭廢者舉自經畧使諸司官交章薦之而君得疾以卒是歲十一月也享年五十一娶王氏子二人長曰琢幼曰耆老始予先君與司諫

同游學相慕用先君晚得一女愛甚因君妻禽遂妻之
君之卒也王氏自番禺扶旅柩攜二兒將歸葬于臨安
舟至九江信陽使人止之曰我已請于朝丐予祠官歸
瘞吾弟吾之孥幸留南康可相就分杯析勺以待無遽
念他日也王氏遵命挽舟復上以需要不過歲月卜良
日以葬焉方予自鄱陽郡吏失官寓上饒境中與君尤
隔濶書三往不報竊歎曰予之困亦使韋郎跡踈乎幾
年狀君寓書曰我自去冬得上氣病憒憒害作書縱強

勉恐歆斜貽知舊憂今治疾良愈故相報後有人士自南方來云我觀見周朋於牀下病實憂人醫療亾狀曰良愈非情語寬遠憂耳又數月有來者袖銜一書予意必非他人勞苦外就掣取之果周朋書封題印識無恙未暇問他事少焉其人慼而進曰我得是書凡六月道滯留故不速達行留嶺下有自嶺表來明言周朋死矣此蓋生前書也言未幾而妹以訃至矣妹之言曰前發鄉里時郎語妹我傍先塋得善地度捐財若干得之妹

尚書比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考某舒州淮寧縣尉自少
傅徙籍楚州遂為楚州山陽人夫人堂兄諱棁位至尚
書右丞祖以上皆贈官傅亞保曾祖妣丁氏繼王氏祖
妣喬氏皆郡夫人淮寧府君少有不羣之材年二十與
兄仲將同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文章奇變辯論踔厲識
者期以華顯然竟不偶以卒人士傷之夫人生四年而
孤妣程氏磁湖大族守志不奪故夫人不失鞠養且有
訓法世父官久寖為聞人出入踐歷持節數路其後右

丞益貴一門羣從衣冠相望為淮上甲族夫人方年少
不識艱苦世父為擇對以歸觀察公焉時觀察公方困
殄倦遣旅食京國諸李老人或以為疑而夫人從之晏
如撫字睦育族黨無二言人以為難其為京畿部從事
也通議府君兩碩人殯尚未克葬獨居憂之夫人言曰
吾觀君之憂未嘗為身謀方一出近部而坐常側席其
有懷邪公歎曰吾之親委于地垂二十年今錄吾橐未
足以瘞坐是憂爾夫人曰其無為也吾鬻吾服吾栘吾

腹積而去之有羸于栗貞于陽卜必協豐祿期年乃遯于野當如君志始往視之果得郭氏之原郭人曰此吉祥也予我百金之償以寧而親以利而孫子公曰券安在曰亡之矣公知其偽而不可詰又歸謀之夫人曰吾固告矣廢吾之楮袍以適市無家于餘帯褊其止咸如其言事悉類舉於是二十年之寓殯一朝而復夫人之明識遠義聞者奇之噫向使隱然當男子事其自著見豈易既乎惟女子之德正於閨内故其可述者如此而

曰有華于族有艷其禄乃脱其轂惟靖惟畜惟勤惟德

終羸其宅內戒斯飭古訓是式其詒罔極

葉信臣墓誌

紹興丁卯予寓信之貴溪取友二人其一曰鄭君字季洪其一曰葉君字信臣之兩人者皆倦于宦游困辱憊沮藤書蠹簡賈用不售與人言拘畏恇怯惟恐傷人而鄉里後進咸畏憚之辯訟未決得二公語喻即解不幸有過惟恐二翁知之後數月季洪衰寒病甚竟死信

而謂之曰非是之謂也凡士之里居與出而涖官者異孔子居鄉黨似不能言豈真不能言哉子之邑仕而賢美而富者凡幾人其仕者入必與出必佩色莊而體舒閭從車馬過邑長吏則平揖而進與之抗衡如是故賤者日隔其美而富則服都而貌澤困食而從給歲時酒肉歌勸鼓侑鶉衣之客毛褐不通如是故貧者自踈至於特達之賢則又端重簡肅好惡絶俗道古今養名譽詩章嘯詠傳發光采如是故愚者不知其解非如二翁

仕矣而態民也賢矣而志降也文章之美學問之富過人數等而不自有也行李道路遇農而農遇隸而隸故澤之入人如是其力也我無心兵彼其兵我乎凡予之言非獨偉兩翁之誠也欲自是賢士大夫幸而里居無事表暴畧是三病以保三美豈惟一鄉將天下是效聞者乃悅而以予之言為然嗚呼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漢儒是以賦王命也可不勉哉信臣諱秉文大王父翰王父蔭考輔皆隱居不仕君童稚自知讀書年

流志而行善無取焉於是更求字學習誦詩訓以洗易其業鄉里遂稱善人百年之俗習益不美以善進財為智君有弟弗事事人或謂君宜為無名錢别藏之無供諸子弟酒色費君曰不可也然此父母之愛吾將以志養志寧瘠我以肥彼豈瘠彼以肥我耶他日仲求異財君録其產無餘藏仲既得產破之君又以所益之財均焉仲亡婦幼又從而衣食之婦以是慚而鄉隣服其長者噫今人植材自營懷利相視兄弟諸父私計潛謀叔姒伯姊

知其幾何也享年六十有九男二人長俊乂先君卒次仲方女一人適郡人徐晞顏孫三人曰良材良輔良弼曾孫男女二人皆幼初良材以其文過予學有師法久之又知其行之不羣于庸流也於予有奉摯之義故予因良材之請龔子之狀而為君銘之君以紹興二十一年歲在辛未十一月某日卒于寢以是年十二月壬午瘞于西禅梵慧院之側叙君者亦良材也銘曰以智為時以養為基以仁為寶以靜為師嗚呼後人尚克似之

劉隱君墓誌

劉氏有事兄而盡弟者曰協事父而盡子者曰建兩人者皆有奇節既瘞其親矣又以河南馮頵之狀求銘于予予曰子之志則毅矣然吾聞子之為葬具也易襌絅寢衣為絞衿衾冒今又不易其度而加費焉伐它山之石傭琢磨之工表而章之能具乎二人曰不然吾之親有志未遂有才弗試殆以默死是既隱其生矣吾不忍其死也使吾親託于金石使後世知有善名吾雖無田

何以食為予閟其言而悲之乃為銘焉君諱靖共字子
直大王父某中儒科仕至太常博士王父某贈承事郎
父某終通直郎君之始父名概者當元豐中名震一時
所謂東明劉先生也一門羣從曰炳曰煥仕巖宗朝至
宗伯列卿君挾門閥修名譽學問過人自游府縣學至
貢於郊學文譽日廣貴游子弟皆出君下然至羣試往
往不遂靖康中事多倉猝自大臣任事者皆思得奇材
以濟國用故有徒步取侯印者相屬君素有物譽羣公

爭取以為從事君亦慼所遇為盡力如在敦宗院取鎮
江舟濟宗子數十族崇安嗔噪卒振廪給之而戮首䝉
者士皆推服然仕不過初品推而進之則挽者屈抑而
墮之則彊者勝是亦命夫晚居于信之貴溪優游忘年
以其學訓行諸子故君之子建協之子延皆以少年連
試于禮部貴溪冦火焚邑又蕩其區徙于弋陽汭口鎮
踰年卒于寓舍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也享年六十
有五急難之苦協實濟之子天長即建也次未名先娶

張氏故殿中丞淑之孫再娶趙氏承宣使仲敔之女趙氏以二女累君君擇對嫁遣之一適敦武郎趙不既一適建州進士袁濤君以紹興壬申三月丁酉葬于汭口鎮新開山之北銘曰闕文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